

六臣註文選

一七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騷上

離騷經

屈平

銑曰史記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流屈原

於江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上述

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臭草惡禽鷙風雲

霓比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註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

帝高陽之苗裔兮

逸曰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氏

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替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胤末之子孫思深而義厚也翰曰帝顓頊高陽氏言我與楚俱高陽氏之苗裔

朕皇

考曰伯庸

逸曰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

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

濟曰屈原自稱也古人

攝提貞

于孟陬兮

逸曰太歲任寅曰攝提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良曰于猶於也餘同逸註

惟庚寅吾以降

逸曰惟詞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

庚寅之日下母之體

向曰庚寅日辰也降下也言我

皇覽

五臣 揆余于

無于字

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逸曰皇皇

也揆度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已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我以美善之名

銑

同逸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

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

翰曰禮始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

均亦平也言父觀我初生時日法度能正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

紛吾既有此

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

逸曰紛盛貌脩遠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

絕遠之能與眾異也齊曰內美謂忠貞也言內有忠貞外有材藝之遠能

扈

字戶江離與辟芷

兮

逸曰扈披也楚人名披為扈江離芷皆香草也辟為幽也芷幽而香

良同逸注

紉

以為佩汨

筆

余若將不及兮

逸曰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

已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眾善以自約束汨去貌疾若水流也

良曰紉結也言

已脩身清潔披香草以為服飾也汨疾也言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也

恐年歲之不吾與

逸曰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

而年老不得輔於君也

朝暮阢

眈

之木蘭兮夕攬

五臣

作擊洲之宿

莽

逸曰莽取也阢山名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

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米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

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

蘭承陽也夕入洲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讒人

困已終不能變易忠直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

秋其代序

年易老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逸曰

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士

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

濟曰草木零落言歲晚喻年老也美人喻君也言歲暮年老而不早用賢於國無成功也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此度也

五臣本上無不下無也字逸曰年

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良曰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發弃道德用諛邪之言為穢惡之行何不早改此法度以從中正之言

乘五臣作策

騏驥以馳騁兮來吾

道矣先路

逸曰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即可至於治也言已如得

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向曰騏驥駿馬喻賢人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道引君入先王

之道

昔二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

逸曰昔往也后君也

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粹齊同曰粹眾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

眾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銑曰三后謂湯禹文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眾芳喻眾賢也言三王所以有純

美之德以眾賢所在故也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紐五臣作紉夫蕙

菴

昌改切

逸曰申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蘭蕙也

葉曰蕙根曰蕙也

紐索也蕙蓋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

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蓋任一

人也 翰曰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蘭桂皆香木紉結也蕙蓋

香草也

皆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

聖明雜用賢人豈獨任一人而已

彼堯舜之耿 古介兮

既導道而得路

逸曰耿光也介大也導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稱者以循

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

萬事之正也 濟同逸注 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

捷徑以窘

求步 逸曰昌披衣不帶貌捷疾也徑邪道窘

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爲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

良 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也言桀紂若人使亂用捷

疾邪徑急步而理

之故身至滅亡 惟 五臣本 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

以險隘

逸曰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

也險隘論傾危也言已念彼諛人相與朋黨嫉妬

忠直苟且偷樂不知若道不明國將傾危 豈余身之憚

以及其身矣 向曰偷苟且也餘同逸注

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

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銑曰敗績崩壞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諍者恐君行事

之失崩壞

先王之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逸曰踵武

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

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翰曰言欲忽然奔走先後以為輔翼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迹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

逸曰荃香草也以喻君也

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濟曰

齊同也言君不觀察我之中誠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

逸曰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已忠言謇謇諫君之

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良曰謇謇直言貌言我固知直言之為已患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

止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逸曰指語也九天謂

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向曰九陽數謂天也脩長也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爲

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遽而有

佗

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諛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佗志

銑曰初始成平悔改遷

移也言君始與我平議國政後信諛言因改移本情而有他志

余既不難

五臣本

離別兮

傷靈脩之數化

逸曰近曰離遠曰別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諛

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翰曰傷惜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但惜君信諛而數變易

余既滋蘭之

九畹

於遠

兮又樹蕙之百畝

逸曰滋蒔也十二畝爲畹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爲畝

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脩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濟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樹執也蘭蕙草喻行也言我雖被

斥逐脩
行彌多

畦留夷

夷

與揭

五臣
作藹

車兮雜杜蘅與芳芷

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芑興五十畝為畦杜蘅
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蘅

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良
曰言積累衆芳自潔飾其德行

冀枝葉之峻

五臣
作後

茂兮

願竢時乎吾將刈

逸曰冀幸也峻長也刈獲也言已種
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

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
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 向曰後茂盛貌言我種植衆芳

冀枝葉之盛願待成時收刈藏而饗
之前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

雖萎絕其亦何傷

兮哀衆芳之蕪穢

逸曰萎病也絕落也言已所種芳草
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

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
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

銑曰萎絕黃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積行為諛邪所害見
逐亦猶植芳草爲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

恐衆賢志士見而
是蕪穢不自脩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
含力兮憑之不厭

乎求索

逸曰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名滿為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潔清之志皆並進取貪

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翰曰言眾在朝者皆競為進趣貪婪財利在身雖滿不知厭足復為求索

羗內恕已以量人兮各興

五臣作與

心而嫉妬

逸曰羗楚人語

詞也以心揆為恕量度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臣

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已用不同則各生嫉妬之

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濟曰羗乃也言貪婪之人乃內

恕於已以量度他人謂與已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讒

譖之使不得進用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逸曰言眾

人所以馳騫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

務眾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良曰忽急也言眾人急於

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

也我所急者仁義也

不立

逸曰冉冉行貌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向曰冉

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年漸

漸將至恐脩理名德而不能成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逸曰墜也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

吞陰陽之精藥動以香淨自潤澤

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已之德

銑曰英花也飲

情其信姱

苦

以練要兮長顙

呼

感頷亦何傷

逸曰

也練簡也顙頷不飽貌也言已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

要雖長顙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

擇也且信大擇要道而行

擘

五臣

木根以結藍兮貫薜

荔之落藥

逸曰擘持也

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賈拾也藥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

忠信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

所綺

草也纒纒好貌也矯直也言已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

芬芳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

善

五臣

吾法天前脩

今非時

五臣作世俗

俗之所服

逸曰言我忠信塞塞者乃上法前代遠賢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

行也

向曰塞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服用也雖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

雖

不周於今之人今願依彭咸之遺則

逸曰周合也彭咸殷賢大

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

銑同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

五臣作民

生之多艱

逸曰言

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沉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

翰曰艱難也言我自傷

忠信不合當代故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

余雖好脩姱

苦

以鞿

羈兮謇朝諝而夕替

逸曰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係累也

許諫也詩云許予不顧替發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謬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

身發棄也

濟曰鞿羈銜勒也言我雖習前聖人之大道而為謬人所銜勒不避難而諫朝諫而夕暮發棄

既

替余以蕙纓

思

今又申之以攬蒞

逸曰纓佩帶也又後也言君所

以發弃已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引芳

蒞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

良曰纓佩也言君所以發棄我

者以我佩忠信之心故也申重攬持也然我猶攬芳草自結束以執貞節

亦余心之所善兮

雖九死其猶未悔

逸曰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的所美善也雖以見過

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也

良曰九數之極也言忠信貞潔我心所善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怨靈

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

五臣

心也逸曰靈脩謂懷王

蕩蕩無思慮貌也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紫相

亂國將傾危也

銑曰浩蕩法度壞貌

衆女嫉余之蛾

眉兮謠詠

丁

謂余以

五臣

善淫

逸曰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謠謂毀也

詠音啄猶諧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諧而毀之謂之善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妬嫉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

也翰曰眾女喻諛臣也蛾眉美女喻忠直也謠詠謂諧
毀也言諛邪之人妬我忠直皆諧毀之謂我善為淫亂

時俗之工巧今倂面規矩而改錯倉故逸曰倂

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彊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又

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

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濟曰規矩法則也言工巧之人

背違繩墨妄為法則改古之道妄置其妙敗材木而不堅固

諛佞之人巧為言語離聖背繩墨以追曲今競周容

人之法亦必敗國危政

以為度逸曰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周合也度法也言

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奔忠直隨從枉佞苟合

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良曰言背

墨繩之直而從其曲則屋壞苟為邪佞競忼鬱悒余侘

合當代以取容媚不依法度則國亡矣

加丑僚例今吾獨窮困乎此時也逸曰忼徒昆切憂貌也

切猶堂堂立貌也僚丑世切住也楚人名住曰僚言我所忼

怵而憂中心鬱悒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

求容媚故獨爲時人所窮困也向曰怵鬱憂思貌悒不安也言我憂思而失志者以不能隨代求容媚固獨窮困於當時

寧溘苦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免曰溘猶奄也

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骸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爲邪鵩鳥

之五臣本無之字不羣兮自前代五臣作世而固然逸曰鵩執也謂能執服衆鳥鵩

鵩之類也以喻忠正言鵩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翰曰

鵩鳥鵩之屬此鳥執志剛厲不與衆鳥同羣忠正之士者亦守節不隨俗爲諂媚從前代固如是非但於我何方

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逸曰言何所有圓鑒受方枘而能合者誰

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爲謀也濟曰方屈心而

抑志兮忍尤而攘詬呼候也逸曰抑案也尤過也攘除

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誅諛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良曰我所以屈心案志者將欲忍過除其深耻

誅讒佞清朝廷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逸曰言士有伏

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向同逸注悔

相道之不察五臣本有兮字延佇乎吾將反逸曰延長也佇立貌詩云佇

立以泣言已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銑曰悔恨相視察審也

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逸曰迴旋也迷誤也言及旋我

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翰曰迴車復路將還也步余

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逸曰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土高曰丘四墮

曰椒丘言已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湏君命濟曰椒丘丘上有椒也

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丘且止息以待君命進不入以離尤

兮退將復五臣本無復字脩吾初服逸曰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